

ANTHONY KENN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②

MEDIEVAL PHILOSOPHY

第二卷 · 中世纪哲学

牛津
西方哲学史

[英]安东尼·肯尼 著
袁宪军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牛津西方哲学史

第一卷 · 中世纪哲学

ANTHONY KENNY

〔英〕安东尼·肯尼著

高晓华译

©Anthony Kenny 2005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edieval philosophy-Vol 2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权，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7-17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西方哲学史. 第2卷, 中世纪哲学 / (英) 肯尼著; 袁宪军译. — 2版.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2

（史家名著书系）

ISBN 978-7-5534-9239-1

I. ①牛… II. ①肯… ②袁… III. ①西方哲学 - 哲学史 ②西方哲学 - 中世纪哲学 - 哲学史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8140号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中世纪哲学

著者 [英]安东尼·肯尼

译者 袁宪军

出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品人 刘丛星

总策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泯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26.75

版次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箱 jlpg-bj@vip.sina.com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单册） ISBN 978-7-5534-9239-1

书号（全四卷） ISBN 978-7-5534-9242-1

定价：37.00元

总定价：148.00元（全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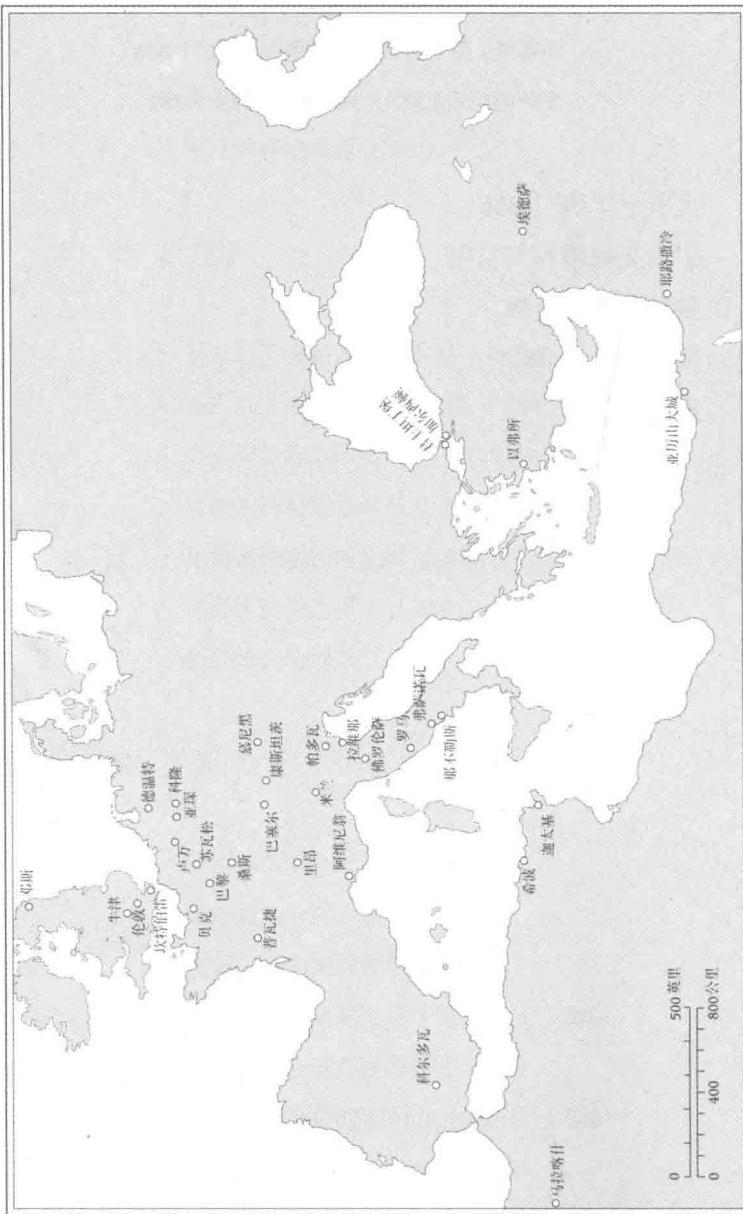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EDIEVAL PHILOSOPHY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世纪哲学世界

导言

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大多数哲学史都是出自许多人之手，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时代专家的作品。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单独写一部从最初到现在的哲学史，这表明从一个视点审视哲学的发展流变，把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哲学纳入一个相关主题的叙事，还是会有所收获的。这是四卷本哲学史的第二卷。第一卷涵盖了早期古典希腊和罗马哲学，这一卷论及从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持续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这一阶段的哲学历程。

读者希望研究哲学史，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原因：他们或者对哲学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我们研究那些已故的伟大哲学家，可能是为了烛照现在哲学探索的命题，或许我们期待了解过去的人和社会，而阅读他们的哲学是为了把握他们思维和行动的思想氛围。我们还可以为了有助于解决我们非常关心的哲学问题，或者为了更深入地进入一个过去时代的精神世界，去阅读其他时代的哲学家。

从职业上讲,我是哲学家,不是史学家,然而我相信,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自身很重要。认为目前的哲学状态代表了哲学探索的最高峰,这是错误的。这四卷哲学史的写作,目的是表明,那些已故的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并没有过时,而且,只要认真阅读我们有幸继承的那些辉煌的著作,就会获得哲思的光照。

在这四卷哲学史里,我努力做到既是哲学史家又是历史哲学家。多数作者写出的历史著作,有的按时间顺序编排,有的按主题思想编排,而我则试图结合两者,在每一卷均首先提供一个按时间顺序的概论,然后按主题思想讨论重要的、特殊的哲学论题。那些其主要兴趣在历史的读者,可以把重点放在按时间顺序的概论,同时参照按主题详细讨论的必要章节。那些更关心哲学问题的读者,可以集中阅读各卷按主题讨论的章节,同时参照按时间顺序的概论,以便把具体的问题置于相应的语境。

xii 这四卷哲学史所面对的主要读者,是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然而,许多对哲学史感兴趣的学生都在修并非属于哲学范畴的课程。相应地,我努力显得对当代哲学方法和术语不是非常熟悉,我同时想以一种清晰的风格和轻松的心情写作,以便让那些不是因为课程而是为了智慧和消遣而读历史的读者喜欢它。

不久以前,在许多大学里,哲学史的课程都是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直接讲到笛卡尔(Descartes),跳过了古代的晚期和中世纪。这是因为,在学术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认识:中世纪的哲学不值得研究。这一认识的产生,常常不是基于对相关文本的熟知,而往往基于对宗教的或者人文学者的偏见不加任何审视的接受。

然而,的确有许多实际的障碍使得中世纪哲学不如其他时期的哲学易于让人接受。如果我们想掌握中世纪哲学家的思想,我们会有四种必须克服的障碍:语言的(linguistic)、职业的(professional)、教会的(confessional)和教

派的(parochial)。

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哲学,大多是用拉丁语写成的,甚至那些对古典拉丁语训练有素的人也感到很难理解。开始时,就连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会对熟悉利维(Livy)和西塞罗(Cicero)的读者造成困难,而阿奎那与他大多数同代人和后继者相比可以说是简明清晰的典范。只是近年来中世纪作家的英语翻译才比较普遍,然而翻译的任务也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经院拉丁语中专业杜撰词语比比皆是,而要将它们译成其他语言而不加笨拙的释义是难之又难。的确,许多这样的杜撰词语被按照字母发音翻译成现代语言,而且在现代语言中留存,甚至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例如“intelligence”[智能]、“evidence”[证据]、“voluntary”[自愿的]、“supposition”[假设]),但是这些词汇的现代意义绝不是经院拉丁语中原词意义的对应,而且常常相去甚远。例如“subjective”(主观的、主体的)和“objective”(客观的、客体的)就是两个与它们在中世纪拉丁语的原意基本上相反的词汇。

第一个语言的问题与第二个专业的问题密切相连。哲学研究在中世纪比现代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职业化,因此才会有“经院”(scholastic)一词。哲学基本上是封闭的大学社会的领域,而那时的大学具有共同的课程、共同的文本遗产,以及共同的专业术语词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著作,大多数都是大学的讲座、练习、辩论,或者其写作者预期他们的听众或读者熟悉那些错综复杂的行话,并有能力理解深奥的广征博引。几乎没有任何哲学著作是为普通读者写的。写哲学著作的和读哲学著作的,几乎全部是男性、牧师、独身。《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中的附录,提供了六十六位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小传,没有一位是女性,只有两位不是神职人员。

第三个问题又与第二个问题相联系。由于中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是天主教教会的成员,所以他们的哲学往往被看做是神学的分支或者辨惑学(apolo-

ogetics)。这并不公正:他们都非常清楚哲学论证与教义传播泾渭分明。然而确实,既然他们都以神职人员结束学术生涯,那么他们最杰出的哲学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他们的神学著作里了,而且,要在他们的神学著作里找出他们的哲学思想,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

再者,很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是宗教教派的成员,而且他们常常掌握着其教派的遗产。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当中仅仅多明我会成员(Dominicans)学习研究圣托马斯,而所有当中仅仅方济各会成员(Franciscans)学习研究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和司各脱(Scotus)。(有些经院哲学家几乎没有被研究,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教派,例如约翰·威柯利夫[John Wyclif],他的精神传人仅仅是与教会有所摩擦的、对宗教教义持怀疑态度的牧师阶层。)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授予阿奎那“天主教神学家”这一特殊地位之后,许多与多明我教派没有关系的人也开始研究阿奎那的著作。然而,阿奎那地位的
xiv 提升,仅仅强化了世俗哲学家的观点,即本质上他是一位教会代言人。甚至,在天主教学术界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只有阿奎那可以被严肃地看做一位哲学家。中世纪晚期逐渐放弃了他的一些学说,这被看做是教会衰落导致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观点看,司各脱和奥卡姆(Ockham)之间的争论,就像两个人站立在悬崖边的角斗,他们都有可能掉下悬崖丧命。

经院哲学的职业化和教会化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与以前的和以后的哲学家相比,中世纪哲学家似乎是默默无闻的人物。这并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哲学著作以外的生活知之甚少,而是说他们的著作对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揭示得相当少。他们没写几部独创性的专著,他们主要精力放在了评注以及续写其教派或者教会的前人的著作。整个经院哲学的大厦,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大教堂:由许多不同的工匠共同创造,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华,但是却不屑于指明整个建筑物的哪些部分是在没有别人帮助下他自己完成的工作。往往是在那些被称为“quodlibets”的随意辩论里,我们觉得走近

了一个活生生行动的人。

当然,这种概括仅仅适用于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鼎盛时期。在经院哲学以前,我们所遇见的却是个性丰富多彩的——而不是出自任何模板的——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阿伯拉尔(Abelard),甚至安塞姆(Anselm),更接近于作为孤独的天才浪漫主义者范式的哲学家,而不像把自己的石块垒在集体的锥体物上的一个卑贱的模范技工。

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史,必然包括对现代意义上并不属于“西方”的哲学家的讨论,原因是中世纪拉丁语欧洲的思想疆界,有幸渗入了伊斯兰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少数民族的影响。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洛伊(Averroes)的哲学著述的拉丁语文本,对于伟大的经院哲学家的影响,并不亚于他们基督教先驱的著作。这一卷相应地纳入了对穆斯林哲学和犹太哲学的评述,只是范围仅限于融入西方思想主流的哲学家,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内在的哲学价值来考虑。

我自己在哲学上的训练和修养,始于罗马的格里高利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20世纪50年代,格里高利大学仍是按照最近几任教皇的指示,在圣托马斯思想的基础上(*ad mentem Sancti Thomae*)讲解哲学。我很感谢两位教授:伯纳尔德·隆内甘神甫(Fr. Bernard Lonergan)和弗里德里克·考普莱斯顿神甫(Fr. Frederick Copleston),是他们让我认识到,圣托马斯自己的著作远比流行的托马斯主义的教材更值得读,而且圣托马斯也不是仅有的值得认真研究的中世纪思想家。

我在格里高利大学毕业之后,到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攻读哲学学位,那时正值普通语言哲学研究的高峰。我发现,这一点比罗马经院哲学更合我意,而且我很幸运遇到彼得·盖奇(Peter Geach)教授和布道兄弟会的赫伯特·麦克卡勒神甫(Fr. Herbert McCabe)。他们让我明白,那个时期分析传统的哲学家所煞费苦心思考的许多问题,都与中世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

非常相似，而且往往其复杂性也并不减少些许。

的确，对普通语言的逻辑分析的强烈兴趣——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牛津大学的特点——在许多方面与中世纪的方法和问题比与文艺复兴后任何其他时期的哲学都更为接近。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例如，牛津大学逻辑学教授威廉·尼尔(William Kneale)写了一部材料翔实的、持肯定态度的中世纪逻辑学概论，对 1200 至 1400 年间中世纪哲学的发展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这里，我们不试图确定，结果是否与产生它的伟大思想之努力相辅相成。或许，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苏格兰人约翰·邓斯(John Duns)的体系所应该得到的钦佩，仅仅是我们给予埃及金字塔和凡尔赛宫的那种不情愿的钦佩。而且很可能，在中世纪大学里与深奥的抽象概念搏斗的成千上万个青年人，更应该从事图书馆研究，而这种工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仅仅适合文法学校。^①

实际上，正是在逻辑学领域人们首先认识到，对中世纪文本的研究会有很多收益。中世纪的逻辑学家曾试图回答那些文艺复兴以后被遗忘的问题，而且他们许多真知灼见要等到 20 世纪逻辑学复兴时才被重新发现。《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一书令广大读者开始对此关注，而且，该书在俗界、学术界，在整个世界开创了接受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新阶段。对中世纪哲学的热情，可以 xvi 用最近出版的《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关于中世纪哲学的优秀文章的数目来说明。

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对英语世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最大贡献

^① 参见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逻辑学的发展》),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26 页。

的人是《剑桥历史》(Cambridge History)的主要编者诺尔曼·克勒兹曼(Norman Kretzmann),他与他的合作编者让·品波尔(Jan Pinborg)联合把欧洲大陆几个国家所做的工作整合成一体,并把它介绍给美国和英格兰的广大读者。他自己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塞奇学院(Sage School)的教学,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这些青年学者近年来就中世纪哲学的许多问题发表了相当有分量的著述。对中世纪新的兴趣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托马斯·阿奎那地位的降低,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例如在《剑桥历史》,阿奎那在索引中的条目还不如智者(*sophismata*)的长。克勒兹曼已经认识到这个缺陷,并且已经进行了纠正: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写作他研究圣托马斯的《异教徒驳议辑要》(Summa contra Gentiles)的两部权威著作。

就我而言,阿奎那保持着被列为中世纪鼎盛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权利。然而,他是有着几座光彩闪闪的山峰的山峦里最辉煌的那座顶峰。总之,中世纪哲学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当我们解读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时候,无论是阿伯拉尔、阿奎那,还是奥卡姆,我们都是在探索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我们很快就会懂得,在两座主要的巅峰之间还有不容忽视的小山峰:在阿奎那和司各脱之间还有根特的亨利(Henry of Ghent),而在司各脱和奥卡姆之间还有哈克雷的亨利(Henry of Harclay)。

古代世界的史学家,可以阅读全部留存下来的哲学著述,当然不必穷尽。一个辉煌的业绩,不是一个人的才力所能成就的,甚至中世纪哲学最勤奋的史家亦复如此。奥古斯丁、阿伯拉尔以及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他们的著述如此丰厚,以至于掌握其中任何一人的全部产出也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所以,任何人要写出一卷像这部一样的书,都必须大量地依靠二手材料,甚至仅仅是为了引起对研究原始资料最好的方法的关注。这里,我感谢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所列出的所有作者,从我的老师考普莱斯顿神甫(他的哲学史仍然可以与至今写成的许多著作相媲美),到最近由诺尔曼·克勒兹曼的同事和学生所写的专

著。在伊斯兰哲学领域,我对他人的借鉴尤其突出,因为我不懂阿拉伯语。在写作本卷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遗憾,我只能阅读阿维森纳的拉丁语著作,今日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才华以及他的影响。

我特别感谢约翰·玛仁本(John Marenbon)博士和罗伯特·帕斯瑙(Robert Pasnau)教授,他们对该卷初期的草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建议,并且纠正了我的许多错误。

内容提要

- 1 哲学与信仰：奥古斯丁至迈蒙尼德 | 001
经院哲学家：从十二世纪至文艺复兴 | 061 2
- 3 逻辑与语言 | 131 4
- 知识 | 179
- 5 物理学 | 201 6
- 形而上学 | 215 7
- 心灵与灵魂 | 243 8
- 伦理学 | 285
- 9 上帝 | 313
- 大事记年表 | 355
引用文献缩写与常例 | 357
- 参考文献 | 365
插图目录 | 381
索引 | 385

导言 | 001

第一章 哲学与信仰：奥古斯丁至迈蒙尼德

- 奥古斯丁论历史 | 004
- 奥古斯丁论两个城邦 | 010
- 波伊提乌的慰藉说 | 018
- 古代晚期希腊哲学 | 026
- 卡洛林帝国时期的哲学 | 032
- 穆斯林和犹太哲学家 | 037
- 阿维森纳及其后继者 | 041
- 坎特伯雷的安塞姆 | 045
- 阿伯拉尔 | 049
- 阿威洛伊 | 054
- 迈蒙尼德 | 057

第二章 经院哲学家：从十二世纪至文艺复兴

-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与圣阿尔伯图斯 | 064
- 圣波纳文图拉 | 068
- 托马斯·阿奎那 | 071
- 去世后的阿奎那 | 084
- 布拉班特的西热和罗杰·培根 | 089
- 邓斯·司各脱 | 092
- 威廉·奥卡姆 | 100
- 对奥卡姆的接受 | 106

- 牛津计算机 | 109
- 约翰·威柯利夫 | 111
- 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之外 | 115
- 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 | 118
- 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哲学 | 125

第三章 逻辑与语言

- 奥古斯丁论语言 | 131
- 波伊提乌的逻辑学 | 136
- 作为逻辑学家的阿伯拉尔 | 140
- 十三世纪名称的逻辑学 | 146
- 逻辑命题与三段论 | 151
- 阿奎那论思想和语言 | 155
- 类比与一义性 | 159
- 中世纪语法学家的逻辑学 | 162
- 奥卡姆的心理语言 | 164
- 奥卡姆论真理和推论 | 168
- 沃尔特·博雷与约翰·威柯利夫 | 172
- 卢万大学的三值逻辑学 | 175

第四章 知识

- 奥古斯丁论怀疑、信仰和知识 | 179
- 奥古斯丁论神的光照 | 182
- 波纳文图拉论光照 | 186